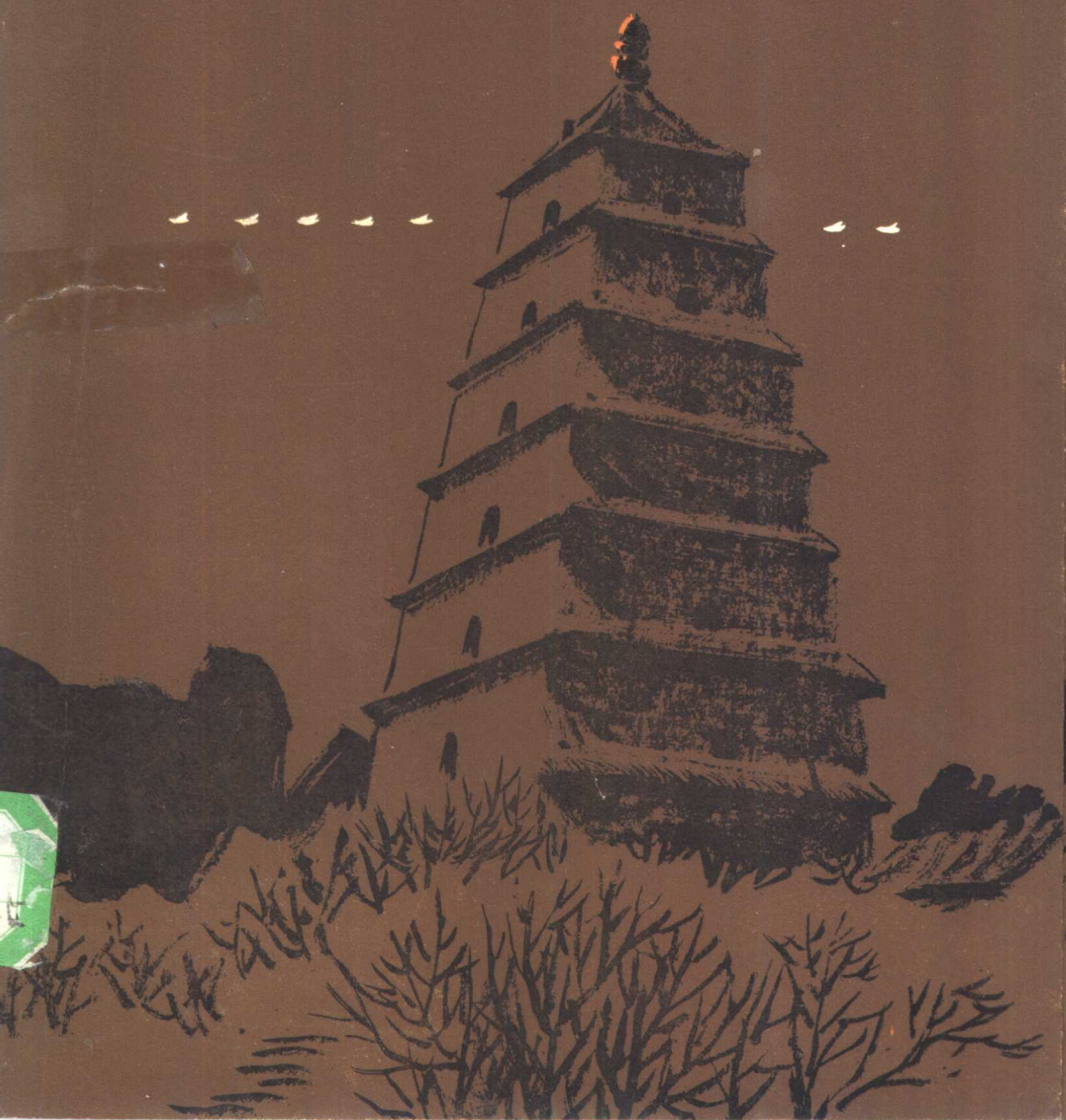


● 伟大祖国丛书

古都西安漫记



伟大祖国丛书

古都西安漫记

李新民 著

新华出版社

伟大祖国丛书
古都西安漫记
李新民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200,000字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统一书号：10203·145 定价：1.70元

内 容 简 介

《古都西安漫记》是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祖国丛书”之一。

我国古都西安(西汉、隋、唐时期叫长安)，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古文物，地上地下，琳琅满目；奇山、奇水、奇陵、奇瀑，风光险丽，景物迷人。

作者用漫记的文体，写了三十个篇章，有叙记现场，描写景物，有记述传闻，考订掌故；兴之所至，笔亦随之，在行文之中还杂引了大量的诗词名句，穿插了许多有趣的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象导游一样，谈古说今、夹叙夹议地陪着读者“神游”古都西安。

本书有“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等四张彩色照片，“黄帝陵”等十五张黑白照片，供读者欣赏。

本书既能使读者了解西安地区的胜迹文物，又可增长历史知识。很值得一读。

目 录

六千年前的女儿和妈妈.....	(1)
——访半坡博物馆	
秦中自古帝王州(上).....	(10)
秦中自古帝王州(中).....	(21)
秦中自古帝王州(下).....	(31)
西安城墙.....	(42)
谒黄帝陵.....	(49)
姜太公钓鱼处.....	(57)
骊山传奇.....	(63)
鸿门史话.....	(72)
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	(77)
千秋太史公.....	(88)
汉家陵阙.....	(96)
五丈原行	(108)
药王山上	(115)
杜公祠春祭	(124)
玄奘与兴教寺	(132)
大雁塔与慈恩寺	(140)

小雁塔与荐福寺	(149)
昭陵散记	(155)
乾陵吊古	(164)
鲁迅在西安	(174)
西安事变旧址	(184)
世界第八奇观	(194)
唐三彩	(205)
景云钟声	(212)
西安碑林(一)	(218)
西安碑林(二)	(227)
黄河畔	(236)
话说华山	(245)
灞桥探胜	(257)

附记(长安轶闻佳话拾零)

一、武家坡	(263)
二、马嵬坡	(264)
三、仙游寺与《长恨歌》	(265)
四、人面桃花	(266)
五、法门寺	(267)
六、玄都观	(268)
七、梨园	(269)

六千年前的女儿和妈妈

——访半坡博物馆

墓葬的启示

走进西安东郊的半坡博物馆大门，面前横亘着一泓用白色栏杆圈住的池水，水中央巍然立着一瘦削的小岛，岛上有一正在用尖底瓶打水的少女的塑像。此塑像身着麻布衣裙，手腕上戴着陶环，面上微露天真，全神凝视着池中游动的小鱼儿。她是谁呢？

她是被摹拟着塑制的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小姑娘。她已经死去六千年了。她的墓就在这水池后面的台地上。那时候，这台地是黄河流域一个典型的氏族公社的村落。

据了解，这个村落遗址是一九五三年发现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一九五四年秋到一九五七年夏，在这里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发掘面积一万平方米，约占遗址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一九五八年，这里建起了半坡博物馆，长期埋在地下的大量文物资料被陈列出来，还有一个遗址大厅展现着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

在这个大厅里，我们发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人和小孩死后的埋葬办法是不相同的。大人死后，被埋葬在村北的野地里，坑位排列有条不紊，有随葬品；而小孩只葬在村里的住室

旁边，一般盛在粗陶罐或瓮内，上面盖一个细陶钵或盆，大一点的小孩则用两个大瓮对起来埋葬，极少有随葬品。博物馆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是当时的埋葬制度和习俗。村北的那一片地是公共墓葬区，大人死后都须葬在那里；而小孩死后仍然紧挨着自己妈妈的住屋埋葬。埋葬小孩的瓮罐需凿一个小洞，据说这是相信灵魂不死的半坡人，为死去的孩子的灵魂留下一个自由出入的孔道。郭沫若同志曾为此事写诗道：“半坡小儿冢，瓮棺盛尸骸，瓮盖有圆孔，气可通内外。墓集居址旁，仿佛犹在怀。大人则无棺，纵横陈荒隈。可知爱子心，万劫永不灰”。

可是被摹塑在水池小岛上的少女，葬得大不一样。葬法如成人，四周又围了一道木质物，随葬品比成人还优厚，有尖底瓶一个，陶罐两个，陶钵三个(其中一个还盛了粟米)，石球三个，骨珠六十九粒，玉石耳坠一枚。博物馆同志说，这是与她生前在社会上的地位相适应的。从整个半坡墓葬的随葬品看，女性普遍比男性多，说明当时社会对妇女是优待的。妇女的地位高，只有在母系氏族公社中才可能。

我们还了解到，在半坡发现的一百多座成人墓中，大多数是单人葬，只有两座合葬墓，一为两个男子，一为四个女子，没有发现男女合葬或成人小孩合葬的情况。这是原始社会里母系氏族公社已经进入繁荣阶段的特有现象。那时候，氏族的组织以妇女为中心，用血缘关系为纽带。他们以女性来计算世系，一个氏族都是某老太太的后代。氏族内兄弟姊妹之间不能结婚，只能本氏族的男子嫁给另一氏族的女子，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对偶家庭”。男子死后必须葬回到本氏族的墓区，不能与姊妹同墓，所以没有男女合葬墓。

在遗址大厅里，我们还看到一些圆形的或方形的小屋子的遗

址，这原是每个女子接待外族男子的地方，就是对偶家庭的住所。在一些小屋的集中处，有一座方形大屋子遗址，是供老人和未成年男子居住的，兼作氏族成员聚会之处。这种对偶婚姻关系并不牢固。恩格斯说：“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的，而子女象以前一样仍只属于母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以，子女还是仅仅知道自己的妈妈。

半 坡 人

半坡博物馆的墙上挂着一张大地图，图上的西安附近和渭河两岸，密密麻麻地布着许多红圆点。图下有文字说明：这些红圆点都是好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半坡遗址最为典型。它属于“仰韶文化”遗址。

我们从考古专家那里获得了这样一些知识：在我国古代，有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距今约四五万年前，原始社会开始由原始人群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到距今六七千年前，黄河流域的母系氏族公社有很大发展，进入发达的新石器时代。这时，人们开始过着定居生活了。

母系氏族公社是由若干母系大家族组成的，若干氏族结合成为胞族，若干胞族组成部落。考古学家武伯纶认为：“西安附近几条河流两岸可能就是一个部落的领地”（见武伯纶著：《西安历史述略》）。

展览大厅里的遗址清楚地向我们展示：这个半坡村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制陶窑场三个部分。在居住区，两条小沟把全区划作两大块。据博物馆的同志说，这里可能曾住着两个大的母系家族，或一个胞族中的两个女儿氏族。小沟就是他们住地的界限。围绕着居住区还有一条深宽各约五六米的大沟（现在大厅里只展

览其中一小段)，这是整个居住区的界限，是用来防御野兽侵害的。

这些半坡人是怎样生活的呢？博物馆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过着原始共产的社会生活。土地是公有的。公社成员是附近耕地、森林、牧场、水泽的集体主人。由于生产力很低，他们收获的粮食，采集的野菜野果，打来的兽，钓来的鱼，自己吃用之后，剩下不多；遇到天时不好，还得挨饿受冻。因此，他们只有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才能维持生活，才能与天灾兽害斗争。

我们在遗址大厅里还看到许多地窖，几个一处，散列在住室的外边。据说，这是储藏物品的地窖，已发现二百多个，有的地窖里还残留着谷子。这些都是半坡人的公共仓库。

半坡人也有自己的首领。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首领。有的考古工作者认为首领就是女酋长，有的考古工作者则认为首领“多为妇女或老人”。这些首领都是勤劳勇敢、办事公正、对氏族有较大贡献、享有威望的人，都是经过全氏族推举出来的；如不称职，可以改选或罢免。他们有权领导氏族的活动，却不脱离生产劳动，没有特权意识。

劳动者和发明家

在博物馆的陈列室里，我们看到半坡人使用的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工具，有木制的、石制的，也有骨制的。木制的主要是掘土棒和木锄。这里是黄土地带，土质松软，所以木制工具当时也很起作用。但还是石制工具较为吃香，包括石斧、石刀、石铲、石锄等。其中一部分是旧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的打制石器，而大部分是新石器时代的进步了的磨制石器，石斧、石镞等还安上了木柄，使用更为方便。

农业是妇女发明的，这是妇女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她们在采集野生植物的过程中，经过长期观察、摸索和无数次的试种，把某些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变成人工栽培的农作物，开始了原始农业。农业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首要位置，据说这是妇女在氏族公社中取得支配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听博物馆同志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半坡遗址时，在居住区的窖穴中和在墓葬区的随葬品中，都曾发现已经腐朽了的粟，它们的壳子一粒粒清楚可数。可知半坡人种植着粟。粟是谷子，去皮后称小米。她们怎样耕种呢？一是集体生产，二是刀耕火种。男子披荆斩棘，开辟土地；妇女松土耙肥，掘洞点种。半坡面对产河，背靠终南山下的白鹿原，平野广阔，水丰地肥，又正值世界性的最后一次冰期刚刚消退，气候逐渐变暖，科学家们考证，当时渭水流域比现在还要温暖潮湿，适宜作物的生长，所以从事农业的条件很好。

我们在陈列室里还看到已经炭化了的白菜或芥菜之类的菜籽，这是原先装在这里出土的一个陶罐内的。半坡人已经会种蔬菜了。

博物馆同志还说，妇女的采集活动并没有因为有了农业而停止，在半坡遗址的住室内，窖穴中和垃圾堆积里，都可以找到采集经济遗留下来的痕迹。她们采集的东西，现在确知的有榛子、栗子、松子、朴树子等果实，还有水中的螺蛳、植物的块根等可食的东西，以及供衣料用的野麻一类纤维。

男子的生产活动还有狩猎和捕鱼。这是仅次于农业的重要生产项目。它不仅供给肉食，还供给皮毛、骨角、油脂等的生活用品。这个博物馆陈列着大量出土的渔猎工具，其中有三角形的、长条状的、圆柱状的、扁平状的各种箭头，有石制的鱼网坠子，

有单刺或双刺的鱼叉，还有小巧精致的鱼钩，这种鱼钩并有倒钩，几乎可和今天的钢制鱼钩媲美。从遗址内出土的残骨分析，渔猎的主要对象是斑鹿、水鹿、竹鼠和鱼类。另外，她们也饲养家畜了。考古工作者发现半坡遗址上有圈栏遗迹和其中的动物骨骼，知道她们养了狗，喂了猪，不过这些动物一般的都还幼小便死了，其原因，还不得而知。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又一重大发明是陶器的制造。这也是由有经验的妇女来做的。半坡遗址上有专门的烧陶区，现在还保存了一座横穴窑，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陶窑遗址之一。半坡人生活已较安定，对容器的需要就更感迫切。这个陈列室里陈列着她们烧制的各种各样的陶器，有炊煮用的灶、罐、鼎，汲水用的尖底瓶、葫芦瓶和小口壶，饮食用的钵、盆、碗、盘、皿、杯，储藏东西用的罐、瓮等，共有五六十种之多。这些陶器，大部分是红色或红褐色，少数为灰色或灰黑色。质量也不一样，可分泥陶、粗砂陶和细砂陶三种。

我们还在这里看到了彩陶。半坡人用铁矿石或氧化锰作为黑红色的颜料，在陶器上描绘象几何图案的各种花纹，或者画出鹿、鱼、鸟、蛙、树等动植物形象，有一陶盆上画着一个面部象人而头象鱼的东西，现在考古工作者称之为“人面鱼纹”，认为可能和“图腾”崇拜的形象有关。正是由于这些彩色陶器的出现，人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化叫做“彩陶文化”；又由于这种文化遗物首先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所以又叫“仰韶文化”。

另外，我们看到，在有些陶器口沿外部，刻上了笔划简单、形状规则的符号。据了解，计有二十二种，一百一十三个。这些符号很可能是半坡人用来记事的。可以认为这是我国文字的萌芽。

从陈列室里陈列的实物、图画和文字说明来看，半坡人在长期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还有其它一些创造发明，例如利用蒸汽的陶甗，钻了孔的石斧，应用重心原理的尖底瓶，都是半坡人已经懂得了一些事物的必然规律、生产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实证。

半坡人是怎样打扮自己的呢？博物馆同志告诉我们，从已发现的文物资料分析，她们夏天穿的麻布衣服，是将苎麻一类植物纤维用纺锤捻结成线，然后编织成布的。到了冬天，她们的衣服却是用兽皮制成的了。她们的衣和裳是分开的，上身类似背心，下身为短裙。她们也很爱美，装饰品种类很多，用石、玉、骨、陶、蚌和兽牙等作原料，制成珠子、项圈、坠饰等物，戴在头上、颈上、手臂上或腰上，显示着她们对生活的享受和赞美。

从半坡看古传说

我国古代传说中保存着一些氏族社会的影子，把它们和在半坡遗址上考证的情况联系起来看，是很有意思的。

西王母是鼎鼎大名的古代神话人物，据说她是“三青鸟”图腾的管事者，即女头人，或称女酋长。《山海经》把她说成豹尾虎齿而善啸的怪物，却又说：“王母之国在西荒，凡得道授书者皆往朝王母于昆仑之阙”。可见她还管理着一“国”，权力不小。“昆仑之阙”可以找出地方来，大约是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她的“国”就在此。显然这是妇女居支配地位之“国”。

贾谊《修政篇》说：“尧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王充《论衡》说：“禹使益见西王母”。如此说来，尧舜禹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物。

郭沫若同志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根据《楚辞》、《孟子》

等书上透露的事实，指出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是和舜、象两兄弟“并淫”的，就是他们实行对偶婚制度。在翦伯赞同志所著《中国史纲》中，也认为“传说中之黄帝以至尧舜禹时代，正是对偶婚家族时代”。

那时候，生了孩子是怎样一个情况呢？《庄子·盗跖》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白虎通》却是这样说的：“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居居和于于都是安然自得的意思。他们一个讲当时情况不错，一个讲当时情况“不好”，观点反映着立场，这个我们这里暂不说它。我们这里注意到，他们都说那时人们只知道自己的妈妈。

我国还有尧舜传贤的所谓禅让传说，说尧和舜都没有把天子的大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分别给了舜和禹。禹也准备传位于贤者，但因为他的儿子启是贤者，所以终于传位于子。这个故事没有考虑到当时是对偶婚制，儿子不知其父，父亲当然也不知道或不确切知道其子，虽有天子大位，实在无法传之于子，有何禅让可言！

可是也怪，有些古书上明明写着：尧有子叫丹朱，舜有子叫商均，而且《史记·索隐》里还说尧有庶子九人，《吕氏春秋》中也说舜有子九人，难道天子的儿子就不出嫁？也许是后世某些人出于自己的意识，觉得贵为天子，没有儿子不象话，就在传说里给他们都“生”下儿子来。对于这种禅让，郭老认为“实际”情况是：“尧的帝位不能传给丹朱，舜的帝位也不能传给商均，……事实上是氏族评议会不能再举丹朱、商均，而丹朱、商均也嫁到别的氏族作女婿去了”（见《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我国古文献中，也说到当时人们尚没有形成私有观念，连天

子也没有私人住宅。《淮南子》中说：“尧无百户之郭，舜无立锥之地”，似乎他们还是住在共有的屋子里。《孟子·万章》里有这样几句：“牛羊，父母；仓廩，父母。干戈，朕；琴，朕”。这里的“父母”是共同所有的意思，而“朕”是指个人所有，就是说，谷物和畜群都属公有，只有武器和琴属于个人。《尉繚子》一书中，也有几句描绘当时情况：“无私织私耕，共寒其寒，共饥其饥”，这是集体劳动、饥寒与共的意思。

传说家们创造的又一人物神农氏，本事很大，既会农业生产技术，又会制造农具。《白虎通》说：“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另外，古书上说陶器也是他发明的。《周书》说：“神农作瓦器”，又说：“神农作陶”，都是讲的这件事情。至于彩陶，据说到禹的时代才出现。《韩非子·十过》中有这样一句：“禹作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就是说有了红黑两色相间的彩绘陶器。

古代传说里，也谈到一些工具的应用。尧时有神射手后羿，就是那位奔入月宫的嫦娥的男人，曾经把天上的十个太阳射落九个，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个。这弓箭恐怕是第一流的。《淮南子·汜论训》中，还谈到了原始编织工艺的情况：“伯余之初作衣也，绩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伯余是黄帝的大臣，大概是管衣服工艺的。那时，把苧麻一根根连接起来，用手编织，象网罗一样的布就出现了。

秦中自古帝王州(上)

千 年 古 都

在西安访问，感受最鲜明的是古。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古文物，地上地下，琳琅满目。西安被称为世界历史名城，是名副其实的。

史书记载，有十多个朝代在这个地区建都，这就是：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献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和武周(武则天)。合计这些朝代在此建都的时间，是一千二百年左右。我国有史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前后延续约三千年来，而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西安地区建都。因而一般认为它是我国最著名的一大古都。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秦中自古帝王州”(见《秋兴八首》)，正是指此而言的。

西安地区位于著名的八百里秦川的中部。它南边排列着巍巍秦岭，北边的黄土高原伸展到这里便骤然低下来了，中间平铺着渭河冲积平原，土壤疏松，墒情适度，物产丰饶。我国最早的典籍里面，就称赞这里是一片好地方。《尚书·禹贡》说这块地方的土壤是上上等；《诗经·绵》中甚至认为这一带的苦味的莖茶也是甜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评论这块地方是：“于天下三

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则什居其六”。在古代这里曾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秦中”这个名词，出自《汉书·娄敬传》，大概是秦川中部之意。

这八百里秦川，据说还在战国时期便被称之为关中。所谓关中，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是说位于东西两面的函谷关和大震关（陇县境）之间；一是说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丹凤县境），北有萧关（固原县境），西有大散关（宝鸡市境）。总之，无非是说这块地方形势险要，是战略重地，所以古来那些诗人文士赞扬这里是“金城千里”（司马迁：《史记》）、“天下之奥区”（班固：《两都赋》）、“秦塞重关一百二”（骆宾王：《帝京篇》）等等。这些条件，就成了中国古代长期在这里建都的重要因素。

还有，在纵贯我国封建时代的许多农民战争中，西汉末年的绿林与赤眉的起义军，唐末的黄巢起义军，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军，也都曾先后在西安建过都。

周原与丰镐

在西安地区最先建都的，是周朝。根据古代的传说，周人的第一个祖先叫弃，即后稷，他的母亲姜嫄在郊外踏了“巨人”的脚印就怀孕生了他，这显然是母系氏族社会开始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反映。弃住在邠这个地方，就是现在西安西边的武功。他和尧、舜是同时代人，喜爱农耕，教民稼穡。我们今天在武功还看到了旧存的姜嫄庙、后稷祠和教稼台。也许是巧合，当前我国第一个农业科学中心就设在武功。

后稷的三世孙公刘为了更好地开展农牧生产，带领族人迁居到西北面的有着丰富水源的沃野的豳（今陕西旬邑），在这里安安静静地传了九世，到了古公亶父的时代，不料受到北方戎狄（匈